

责任编辑：张德尚

装帧设计：黄茜 谭红



你能想象
在21世纪的今天。

希腊神话里的众神们其实还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没错！诸神并没有远去，他们就居住在今天的伦敦。

只是他们在21世纪的尘世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

太阳神阿波罗：电台的占卜师；美神维纳斯：色情电话小姐；
爱神丘比特：信耶稣做义工；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兼差帮人遛狗

.....

由于担心身分被暴露，他们被迫挤在一间破烂不堪的旧房子里，
有时甚至连洗澡水都不够用——他们感觉自己在人间的生活几乎和
绝望划上了等号。

当他们之中的某一个不甘于平凡时，最好的办法竟是和人类谈恋爱？

直到某一天，

一个温柔的女清洁工和她的暧昧男友闯进了这间破烂大宅之后，
神与人的世界便起了重大变化……

上架建议//外国小说

ISBN 978-7-229-03623-2



9 787229 036232 >

定价：28.00元

一支关于爱欲与信仰的当代奇幻神曲，让人在笑完之后深思信仰的真义。

——《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杂志

超级爆笑，本书的每一段都精彩绝伦，令人拍案叫绝！

——《周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人拍案叫绝，赤裸裸的情欲宣泄让人脸红心跳。

——《卫报》（*The Guardian*）

搞笑、真情流露、机智逗趣，不容错过的好书，作者将幽默的功力发挥到极致。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

在读到皆大欢喜的完美结局之前，保证你从头笑到尾。

——《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

笑果十足，轻松搞笑的冒险故事，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作者精彩的剧情铺陈。

——《书商周刊》（*Bookseller*）

本书绝对会让你笑到求饶……书中的角色令人印象深刻。

——《电讯》（*The Telegraph*）杂志

了情敌，剩下的故事则顺理成章。

阿波罗的爱让艾丽斯感到困扰，她真正感兴趣的是尼尔和拼字游戏（二者不分先后）。终于阿波罗生气了。因此他为了报复，找来了希腊神明家族里的前辈。尼尔看到的报纸上标题出现“本地疯子自杀未遂”的时候，他也查出上面的照片正是宙斯。

因为艾丽斯突然的半死亡状态，菲利普女士得以找到一次描述冥界的机会。那是一个充满了神话色彩的地方，虽然他们中的许多都不属于同一种生物（例如冥王黑帝斯的猎犬——有三颗头的刻耳柏洛斯）。想想后续的情节——尼尔在他的新朋友阿尔忒弥斯以及众神的帮助下，找到了艾丽斯并设法将她带回了家。于是，正如《彼得·潘》（Peter Pan）和小叮当（Tinkerbell）一样，如果人们恢复信仰，众神最后就能重获神力。

菲利普女士用这种衔接来避免陈词滥调的旁白。在书中，她还粗略地引入了基督教，即在爱罗斯觉得圣母玛利亚比他自己那堕落的母亲阿弗洛狄忒远远要受人尊敬的时候，他就更加渴望了解耶稣的事迹。每到这种时刻，或者当艾丽斯偶然遇到那些在战斗中死去的人们的时刻，小说的幽默感就从虚到无——不过还好，最终总会成功地返回到文字之中。可以这么说：《阿波罗的伦敦爱情故事》比故事本应该有的样子都要有趣得多。

菲利普不仅用这个故事实现了她单纯的愉悦大众的目的，并且还为正遍地新兴的小说家们树立起了一个榜样。她的工作经历包括了独立书商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调查员；她有一个博客，上面写满了她对电视舞蹈比赛秀里那些火热竞争的看法——说实话，当作家们都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时候，他们也未必能像她那样恣意谈论。

（胡 嘉 译）

“就是他！”

“他跟你说了什么？”阿尔忒弥斯问。

只见树皮形状有了些微变化，看起来像是树沉下脸来。

“他说……”

“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阿尔忒弥斯语气变得强硬。

“他说，‘嗨！要不要陪我睡一觉啊？’”

天啊！为什么人类会为彼此做这种事？阿尔忒弥斯光是想到就觉得一阵眩晕。

“我说我不要，他就说：‘你确定？你看起来很行的样子，而且我保证你会很爽哦！’”

“凯特，请容我代替我的哥哥郑重向你道歉。如果可以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他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擅自出门。”

“他是你哥？”

阿尔忒弥斯说：“很不幸，他是我的孪生哥哥。”

“总之，我掉头就走，可是他跟踪我。我越走越害怕，就开始跑。接下来，待我恢复意识后，我就变成这样了。”

阿尔忒弥斯边听边摇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一定会找他好好地谈一谈。”

“那他之后就会把我变回来吗？”

“那当然。”阿尔忒弥斯扯了个谎。

“既然如此，那就不用告诉我家人这件事了。不过我还是要打个电话，跟公司说我生病了，不然我这样怎么去上班。对了，我有手机，应该就在这附近。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拨电话给我老板，然后把手机贴在树干上？”

“很抱歉，现在人类是无法和你沟通的。只有神和其他植物可以和你沟通。正常情况下，我是不会和植物攀谈的，毕竟正常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这样啊！”

阿尔忒弥斯给树一点时间消化这个讯息。

过了一会儿，它说：“奇怪！为什么我不会难过？如果你昨天告诉我，我今天会变成一棵树，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

“因为你已经不是人，而是一棵树了。”阿尔忒弥斯继续解释，“所以你没有情绪起伏。也许这样你会比较快乐，而且你会活得比较久，除非……风变强了……”

“或者你哥哥把我变回来，是吧？”

“那当然。嗯，我得走了。我必须把这几只狗送回……我朋友那里。”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再见！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

阿尔忒弥斯亲切的笑容在她还没完全转身之前就消失殆尽。那几只狗看到她的表情，低吠了几声。不过，它们没做错事，所以不用怕阿尔忒弥斯。

该是回家找阿波罗¹算账的时候了。

1. 阿波罗 (Apollo) 是希腊神话及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是宙斯 (Zeus) 与黑暗女神勒托 (Leto) 的儿子。他是光明之神，也是预言之神。他同时掌管音乐、医药、艺术、预言，是希腊神话中最多才多艺，也是最美最英俊的神祇，也象征着男性之美。

家里大大小小的装修工程都由他包办。他们在这里住了超过三百年。可以想见，这栋老房子有很多地方需要修补。但阿波罗还是觉得，赫斐斯托斯应该把时间花在防潮、油漆、修理浴室漏水等维修工作上，以造福全家人，而不是老是顺着阿弗洛狄忒；每当她大发娇嗔时，他就想办法帮她把卧室弄得更加华丽。

“那你这次打算怎么布置？”他随口敷衍，“装饰更多的金色树叶？在水晶灯上悬挂更多的钻石？还是你终于愿意撤掉那些俗到不行的玫瑰？”

阿弗洛狄忒倏地转过身来，怒瞪了阿波罗一眼，但是她杏眼圆瞪的样子看起来还是十分撩人。

“玫瑰是哪里惹到你了？我这次只是想把红玫瑰再换成粉红色玫瑰。”说罢，她转过身去，一只倒霉的蟑螂正好从她眼前经过，她捡起那只可怜虫，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掐碎。

“速度放慢一点。”她说。

阿波罗乖乖地照做，脑海里浮现出过去和未来都得和阿弗洛狄忒住在一起的画面。几千年过去了，接下来还有好几千年要过，但这已经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虽然她数千年如一日，整个无趣到不行，但能和她做爱总比完全没有性生活来得好。事实上，他常常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姿色在水平之上的人类女友，就像他以前在希腊或是罗马的那些女朋友一样；她们把他当成超级偶像一样地崇拜，对他温顺又听话。阿波罗甩甩头，决定强迫自己不可以再继续想下去，免得越想越沮丧。在那个现在统称为“纪元前”的年代，生活比现在好过得太多了。根本不会有其他的神会愿意跟他上床。

这时，外头突然有人敲门，巨大的声响简直就跟炸弹从天上掉下来没两样。能发出这种巨响的没有别人，一定是战神阿瑞斯¹，也是阿波罗同父异母的哥哥兼室友。阿波罗最不想承认的事实是，阿瑞斯才是阿弗洛狄忒的最爱。想到这，阿波罗不得不停止进行到一半的动作。

1. 阿瑞斯（Ares）司职战争，形象英俊，性格强暴好斗，十分喜欢打仗，而且勇猛顽强。他是力量与权力的象征，为嗜杀、血腥和人类祸灾的化身。他和阿弗洛狄忒生下小爱神爱罗斯（Eros）和其他几个儿女。

楼上的房间进行一项前所未有的研究计划，但是你制造的噪音让我完全无法专心！

“我认为你那所谓的‘享乐主义’不过是一张自私而丑陋的面具！”阿西娜气到连眼镜都冒出蒸汽。事实上，她的视力好得很，根本不需要戴眼镜。她之所以戴这副没有度数的眼镜，只是为了增强她的智能。

阿尔忒弥斯问：“你们两个有看到阿波罗吗？”

狄奥尼索斯埋着头继续混音（或者继续刮他的唱片，阿尔忒弥斯不知道这两者有何差别），而阿西娜则继续咆哮。

“我的研究计划可不是为了我个人的享乐！我是为了所有的神谋福利，当然也包括你！你这只腌到发酸的臭山羊！”

阿尔忒弥斯决定不在他们两人身上浪费力气，于是她在震耳欲裂的噪音声中走回大厅，一直走到房子前端的客厅。客厅里所有的沙发和椅子都又破又脏，有些甚至已经坏了。只见阿瑞斯坐在椅垫上，面对着一张摇摇晃晃的咖啡桌，桌上散布着地图和图表。他手里拿着一只圆规，蹙着眉，显然正在处理一些复杂的计算问题。阿尔忒弥斯走进来时，他连头也没抬。

“你需要刮个胡子，”阿尔忒弥斯靠在门边说。

他嗯了一声，没有回头：“反恐战争造成的伤亡简直少得可怜。真应该把伊朗给拉进来。但是我不认为他们现在有足够的火力。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激怒日本。”

阿尔忒弥斯问：“你有看到阿波罗吗？”

“是可以找俄国没错，”阿瑞斯继续说，“但是自从冷战结束后，煽动俄国是越来越难了。为什么人类都这么爱好和平？”他在桌上那堆纸中间翻来翻去：“也许该是扩大非洲内战的时候了。”

阿尔忒弥斯翻了个白眼，砰地关上客厅的门。她走上二楼，看到赫斐斯托斯正在原先是阿西娜旧书房的地方盖一间新的浴室，但是 he 事先并没有征得阿西娜的同意。经过浴室时，阿尔忒弥斯没有敲门。她从不敲门。她一脚踹开门后，长驱直入。

阿波罗全身赤裸地坐在马桶上，双脚打开，正在擦透明指甲油。阿尔忒弥斯正要开口时，浴帘猛地被扯开，只见阿弗洛狄忒全身发光，

压垮阿波罗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猛地从马桶上跳起来。

“我爱怎么运用我的神力与你们无关！”

“怎么会无关？这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她走到窗边，拉开百叶窗，“今天太阳会升起吗？”她眯起眼向外看，“我想今天是会升起的。算你走运！”

她关上百叶窗，转过身来，“但是太阳有准时升起吗？或是比平常晚了点？有像往常一样发光发热吗？这我可不确定。也许太阳正在逐渐变暗，而那是因为掌管太阳的神正忙着浪费他的神力，发明一种长得像人的尤加利树，来分担他的工作。”

“少在那里说那些道貌岸然的话了！看看你自己。许多国家早就禁止狩猎，还有贞洁？这是哪门子落伍的观念？看起来你也没有把你的神力用在该用的地方嘛！或是你的神力其实早已消失不见？”

“等等！你这么说并不公平，”阿尔忒弥斯边以眼神暗示，要阿弗洛狄忒帮她呛回去。

“送你四个字，阿波罗，”阿弗洛狄忒说，“全球暖化。”

“你也要加入是不是？”阿波罗转向阿弗洛狄忒，“来啊！美丽之神是吧？你最好是没有问题。你到底有没有意识到现在全球人口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肥胖问题？肥胖符合你所谓美丽的标准吗？”

“我们之间的差异，”阿尔忒弥斯说，“在于阿弗洛狄忒和我不会到处滥用神力，只因为某个女人不让我们……”

“睡她……”阿弗洛狄忒好心地帮她把话说完。

“少来，你们不过是做坏事没被抓到而已。”

“你，”阿尔忒弥斯假装没听到他的话，“给我发誓，说你再也不会做出这种事。再也不把神力滥用 in 将人变成树之类的蠢事上。”

“而且要以冥河斯提克斯的名义发誓。”阿弗洛狄忒补充说。

对众神来说，以冥河名义起誓的誓言才具有约束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很讨厌以斯提克斯的名义起誓。

“等等，这不公平，”阿波罗抗议，“你们没有权利命令我发誓，我才不干。”

“那好，”阿尔忒弥斯说，“那我就打电话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你做了什么好事。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该怎



“你觉得怎么样？”艾丽斯低声问。

事实上，门已经关上，所以外人不可能听见他们的对话，但是艾丽斯向来习惯放低音量说话，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我觉得这里很棒，很干净。”尼尔回答。

他的响应换来艾丽斯一抹灿烂的微笑。她的双颊因喜悦及腼腆而略微泛红。

“我刚到这里时，简直就是一团乱麻。”她坦承，“瓶瓶罐罐的清洁产品扔得到处都是，有的甚至连盖子都不见了。这对小朋友或宠物来说可是很危险的。”

尼尔点点头。虽然小孩或宠物不太可能出现在电视摄影棚的杂物间，但是贴心的艾丽斯总是设想周到。

“还有，扫把和拖把也都是随处乱扔。到处都是！”艾丽斯以一种极为厌恶的语气重复，“现在我把所有的东西分门别类摆好，这样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我要找的东西。你不觉得这样有效率多了吗？”

“他们能请到你真是太幸运了。”尼尔说。

“才没有呢！”艾丽斯猛摇头，“你太抬举我了。”

尼尔环顾四周，不禁想问这是一个房间，还是一个壁橱？这个艾丽斯称做她的办公室的地方是有一些基本家具，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堆满清洁用品的杂物间，狭窄而阴暗。他看得出来，艾丽斯细心地



5.

电视台摄影棚旁的停车场上，有一栋破旧不堪、看来岌岌可危的组合屋，这里正是演出人员的更衣室。阿波罗坐在梳妆台前，许多仙女、半神及美惠三女神¹在他周围紧张地跑来跑去。尽管他极力隐藏，但阿弗洛狄忒看得出来，阿波罗多希望自己没有邀请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扮演众星拱月的角色当然是阿波罗的最爱，但是这间残破不堪的更衣室实在是令他感到羞愧。更糟的是，现在跟他一起住的那些家伙都知道了，这表示之后他也瞒不住其他神。

小小的房间后面堆满了许多和表演相关的道具和杂物，使得原本就狭窄的走道变得更难以通行。这堆看起来像废弃物的东西之中，很多都不是阿波罗会用到的道具。大部分的东西都装在破掉的黑色大型垃圾袋里，像是即将被送进焚化炉的垃圾。地上铺着沾满污渍的廉价地毯，四个角落的纤维都已经严重磨损。门口还有张看起来疑似为脚踏垫的地毯，原来应该是棕色的，但是现在已经褪色，而且还严重磨损到一种无法辨识的地步。四周窗框的材质是强化玻璃，配上廉价的双层玻璃；两层玻璃之间积满了霉菌，它们正开心地在那清洁不到的死角中大量繁殖。大部分的塑料椅都坏了，有些连椅背都不见了。阿波罗面前的镜子虽然擦得很亮，但是已经出现斑斑裂痕，使得他破碎的脸看起来像是某种立体派的艺术作品。最叫人讽刺的是，门上挂的

1. 美惠三女神 (Graces) 又称卡里忒斯 (Charites)：希腊神话中体现人生全部美好的美惠女神。她们的名字和数量随不同地区和时期有许多变化。

“才不是呢！他说当你被人打一巴掌时，你应该把另一边的脸颊……”

“你的耶稣还说了些什么？”阿弗洛狄忒打断他。

“我以为你不在乎。”

“让我想想，我记得他说过‘荣耀你的父母’。”

“第一，这不是耶稣说的；第二，当你生父的可能人选多到数不清时，你很难做到‘荣耀你的父亲’。”

“喂！你这样说很不厚道耶！你明明就知道谁是你的生父，就是你的堂哥阿瑞斯。”

“总之，你不能强迫我做这件事。”

“你可记得圣经上说：‘慈善从家里做起。’”

“圣经里哪有这句？”

“听着，我只要你帮我做这一件事，”阿弗洛狄忒决定换种方式，软言好语地恳求，“过去这几千年来，我好歹也照顾过你。怎么说你也欠我个人情。”

爱罗斯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于是阿弗洛狄忒决定乘胜追击。

“让我换个方式说吧！如果你不照我所说的去做，我就脱掉你那件款式休闲、人造纤维材质，而且总是熨烫得过分整齐的打褶裤，把你拖到我膝前，然后在你的教区牧师、他那脾气暴躁的太太，还有所有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前痛扁你一顿。这么说够清楚了吧？”

这番话绝对不是口头威胁。她以前的确这么做过。

手机那端传来好长一阵静默。

“我真希望圣母玛利亚是我妈妈，”最后，爱罗斯不情不愿地说。

“如果你幸运的话，我可以说服阿尔忒弥斯收养你。表演再过十分钟就要开始了。你知道该怎么做。”

在他有机会提出抗议之前，她啪地一声关上手机。她深深吸了几口户外的冷空气，让脸色再度红润起来。她挤出一个笑容，回到更衣间。

“你还好吧？”她问她侄子。

阿波罗转过身来。他脸上的妆厚到不行。如果把他的妆从额头剥下来到下颚，保证可以剥下一张和他的轮廓一模一样的完整面具。

“我准备好了。”

“不认识。”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转身就走。”

“不，不要。”她的神情和几分钟前放下那七个字母的字时一样地坚决。“我想进去。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喜欢这场表演的。”

“好吧！都听你的。”

他们重新迈开步伐，而那名神秘男子像是松了口气般，也继续前进。他们在门口相会。

那男人说：“我只是观众。”他的假胡子动了一下。

“我们也是。”尼尔接道。

那男人——更准确地说，他只是个大男孩——看来松了口气。他打开摄影棚的门，他们三人陆续走进去。

艾丽斯把时机抓得刚刚好，几乎所有的位子都坐满了。从来没参观过摄影棚的尼尔，对摄影棚的迷你感到惊讶。总共也才几十个座位而已。大部分的观众都是老太太，身穿各种颜色鲜明大胆的人造纤维毛衣，搭配颜色同样炫目抢眼的发型。正如艾丽斯和尼尔所希望的，她们都正聊得很开心，根本没人注意到他们走进来。艾丽斯谨慎迅速地打量四周，像是一只刚从养兔场放出来的兔子。

“有看到认识的人吗？”尼尔问。

“没有。工作人员现在一定正忙着各就各位。”

尼尔大大地松了口气憋了好久的气。这整个活动都是艾丽斯计划给他的惊喜，而如果她因此而惹上麻烦的话，他是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那名神秘男子已经溜到后排的座位坐下，而艾丽斯和尼尔则找到前面的空位坐下。他们一坐下，尼尔旁边的女士就递上一份甜点。他帮自己拿了一个，也为艾丽斯挑了一个樱桃口味的，这是她的最爱。

尼尔看看四周，他们的座位是铺有薄软垫的长椅。前方是小小的舞台区，舞台上是一座希腊神庙。从保丽龙迭起的梁柱等神庙遗迹，以及塑料材质的葡萄藤看得出来，这是在超低预算下勉强搭建起来的。后方永恒的日落则是由红色 PE 材质的塑料板和廉价的日光灯泡组合而成。所有的道具都只是用安全别针和海绵胶固定。

“怎么样？你喜欢吗？”艾丽斯问。

没听进去），她终于做到了：她鼓起勇气邀请他来欣赏这集节目录制，而他，在一阵短暂但足以令人焦虑万分的沉默后，答应了她的邀约。

他们坐得好近，近到彼此的手臂可以相互碰触。他们的肩膀相碰，她感觉到自己靠着他的部分灼热发烫。如果她将自己的腿稍微往右边移一点，就会碰到他的腿。她可以闻到他身上的各种味道，包括他身上T恤的洁净香味、体香剂的强烈气味，还有衣服底下那微微的温暖体味。她可以感受到他的每个呼吸。不仅如此，她还刻意调整自己的呼吸，与他的一致，深怕干扰到他。事实上，她几乎可以听到他的心跳。

只要台上的主角不要以这种诡异的眼光盯着她，一切是多么的完美啊！

*

阿波罗觉得胸口被重击了一下。他倒抽一口气，像只被钓竿勾到的鱼，被硬拉上岸，躺在甲板上奄奄一息。那个女孩，那个美丽的女孩——他怎么可能从未见过她？她怎么从未出现在杂志封面、广告牌，甚至每个电视频道、每部电影里面？她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她的身材凹凸有致，顶着一头柔亮的金发，全身上下无不散发出高雅细致、惹人怜爱的气息。这个世界是怎么了？正当他盯着她瞧时，他看到她靠向身旁一个极为丑陋的鼠辈，那个丑男完全不知道在他身旁坐的是何等仙女，而且她居然还在他耳边低语，他的耳朵根本就不配！

他看到他俩在台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我的仙女怎么能跟这等丑男在一起！接下来的日子，这样痛苦的想法只怕将日日夜夜纠缠着他。不……他可以看到自己和那个仙女的未来。这究竟是神谕还是痴心幻想？他看到她赤裸的胴体和自己的纠缠在一起。在他身体下面，她将性感的手臂放在脑后，拱起背来，将自己雪白的乳房推向他，一边用她温暖、软绵却又坚实有力的大腿用力地圈住他的腰。

*

“呃……阿波罗，”阿波罗的耳机中传来导播的声音：“你已经

卷标，清楚地标明录像时间。如何分类这些堆积如山的影带确实曾经让他伤透脑筋，究竟是要依据格式、种类、自拍或商店购买还是其他方式来分类呢？苦思许久后，最后他决定按时间顺序排列。如此一来，可以清楚显示这些年来他个人喜好的变化，而电视史的兴衰也在一整排的手写标签中一览无遗。

即使只是看电视画面，即使尼尔已经回到他安全的洞穴，阿波罗看起来还是非常讨人厌。尼尔无法忽视那天阿波罗注视艾丽斯的眼神。那绝不只是单纯的欣赏。如果只是欣赏，至少还可以理解。诡异的是，他看到的是一种具有掠夺企图的眼神。他可以肯定，阿波罗对艾丽斯绝对不只是单纯情感上的仰慕，或是外表上的吸引。他的表情像是在坦桑尼亚塞伦盖堤国家公园中，野生动物在午餐时间所露出的神情。他知道艾丽斯一定会收看这个节目，而且下次见面时还会问他有没有看。要不是不想让艾丽斯失望，其实他才不想看这个烂节目哩！

“喂！这家伙超自恋的。”德瑞克说。

德瑞克是他工作上的同事。两人在同一办公室共事一年之后，有一次在圣诞节派对上聊到电视影集《吸血鬼猎人巴菲》¹之后，逐渐发现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在尼尔的要求下，德瑞克也正在家里看《阿波罗的神谕》。

“那些怪人全都一个样，就是这样才有趣。”德瑞克接着说。

“有趣个头啦！你看他那副娘娘腔的死样子，好像自以为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珍宝一样。他八成以为太阳是为了他而发光。”

“那艾丽斯觉得他怎么样？”

“我怎么知道。”就是这点让他感到难受。

不知艾丽斯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英俊？那天看完录像后，他一直没有机会问她的感想，因为她一直问他喜不喜欢她为他安排的这一切。

“你后来约她出去过吗？”

“别耍白痴了。我们只是朋友。”

“哦……只是朋友！”

1. 1997年首播的《吸血鬼猎人巴菲》是1990年代后期的经典剧集之一。讲述具有特异功能的少女巴菲（Buffy），同来自地狱的各种吸血鬼及灵异恶魔战斗，完成天赋使命的故事。



节目播出约一周后的某天清晨，阿尔忒弥斯正准备出门遛狗时，惊讶地听到客厅里传来说话的声音。这间屋子里从来没有人早起。即使是作息比较正常的阿西娜，早上通常也都是待在床上阅读。通往客厅的门微微开着，阿尔忒弥斯从门缝中偷窥，看是谁在说话。

阿波罗坐在地上，魂不守舍地靠在一张裂开的扶手椅上，精神萎靡地弹着吉他。平常很注重造型的他，头发整个塌下来，脸色苍白，眼睛充满血丝，把吉他当成爱人一般，柔情万分地不断唱着：“女孩，我多么思念你。我思念你，女孩。我好想你。”

另一方面，阿弗洛狄忒看起来神清气爽，正随性地躺在一张褪色的绒沙发上（这张沙发以前是蓝色的吗？），修长的美腿正大刺刺地跨在看起来摇摇欲坠的扶手上。她盯着阿波罗的眼神令人费解。她的耳朵上挂着蓝牙耳机，而她正以轻柔的声音呻吟着：“再用力点，宝贝。嗯……好舒服哦！哦……哦……”

看着眼前诡异的景象，阿尔忒弥斯只犹豫了一秒，最后还是决定打断他们。

“你俩今天怎么会这么早起？”她走进客厅。

阿波罗抬起头来，以毫无情感的声音说：“我整夜没睡，我必须完成这首歌。我想你。哦！我好想你。女孩，我好想你……”

“发生什么事了？你喝了狄奥尼索斯的酒吗？”

“只喝了一点。”阿尔忒弥斯看到他身后的空酒瓶，瓶身一大半

“对一个忙碌的现代人来说，一个称职的清洁工人绝对是一项值得且必要的投资。”她清清喉咙，稍稍提高音量，继续说：“在今天的社会，时间是您最宝贵的资产。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聊又讨厌的家事杂务呢？”

“我们其实不缺时间。”阿尔忒弥斯回道。

阿弗洛狄忒连头都没低，手伸到后面的地上，抓起一只看起来十分惊讶的老鼠，可怜的它，差一点点就可以顺利爬上楼梯了。

“嘿！阿尔忒弥斯，”她抓着那只局促不安的老鼠的尾巴，“接好。”

阿弗洛狄忒把老鼠扔向前门，门口的女子闪了一下，老鼠安全降落在门口的阶梯上，背部着地。它连忙跳起，夹着尾巴逃跑。

“阿尔忒弥斯确实是个扑灭害虫的专家。”阿弗洛狄忒坦承。

“我打猎是为了兴趣，不是工作。”

那名女子开始后退，一副打算逃跑的样子。

“告诉我，你对老鼠有什么看法？”阿尔忒弥斯转向那个清洁工人，故意问她。

她停止后退，用力吞了口水，“一个脏乱的家是害虫的天堂。雇用一個称职的清洁工人是打造无害虫环境的第一步。”

“那你有任何经验吗？”阿尔忒弥斯问。

“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阿弗洛狄忒打了个呵欠：“清洁工人？我们家有你就够了，亲爱的侄女。”

“我曾经在伦敦好几间数一数二的大型企业担任清洁工人。现在您有机会让我为您的家提供最专业的清洁服务。”那个凡人说。

“别闹了！阿尔忒弥斯，你过不了宙斯和赫拉那关的。你不想惹上麻烦吧？”阿弗洛狄忒提醒她，然后，她又对那女子说：“阿尔忒弥斯向来最乖，最听话了。”

“宙斯和赫拉又不会知道，”阿尔忒弥斯回嘴道：“只要她守规则就没问题。你会守规则吧？”

“你将会发现我效率超高，服从而且安静。”

“我相信你，”阿尔忒弥斯打断她：“那你的薪水怎么算？”

那个凡人给了个数字。

“你可以为我们处理掉屋子里所有的害虫，来个地毯式的大扫除

吗？”

她脸上坚定的表情回答了阿尔忒弥斯的问题。

“那部分我们按小时计酬，你可以接受吗？只有一些老鼠和其他一些害虫，像是蟑螂和苍蝇之类的。我想我们没有松鼠需要处理。”

“我……”

“从明天起，你每天都来上班。”阿尔忒弥斯根本没等她回答。

“我们负担不起的。”阿弗洛狄忒再次提醒她。

“我们当然负担得起，只要我们不浪费钱买食物就行。”

“但是我喜欢食物啊！”阿弗洛狄忒不满地撒娇。

“那我不管。我们不需要食物，但是我们需要清洁工。”

阿尔忒弥斯转过身去，对那女子说：“你必须遵守某些规则。明天我再跟你一一说明。”

那名女子看起来好像有点头晕，阿尔忒弥斯希望她不会当场在这里倒下去。

“我……”

“不用跟我道谢。”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阿弗洛狄忒说：“居然要把一个凡……呃，我是说清洁工弄到家里面来。”

“谢谢你的意见。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明天十一点上工。好了，我得去遛狗了。再见。”

她走下台阶，大步朝街道方向走去，那个女子还站在原地，一脸茫然。